



彭德怀指挥志愿军首战告捷

第 1757 号 本期八版 2019 年 4 月 8 日 星期一

阅读前沿

王长民「黄之衣裳」说系捕风捉影  
乔丽华「村上春树与文学奖」  
袁恒雷「一卷色彩斑斓的民国文人风情图」  
顾言「虹可以是白色的」

每周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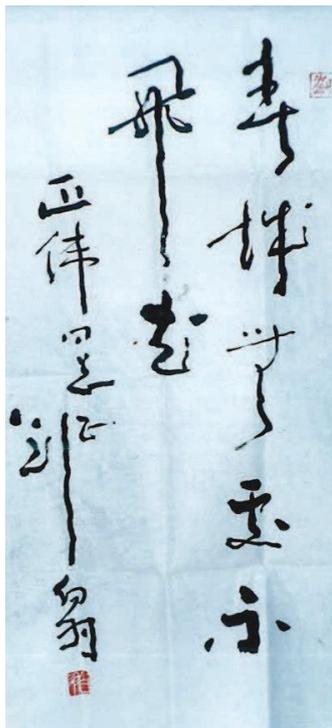
《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

郑子宁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定价：48 元

日常语言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方式，方言维系了民族的历史记忆，政治语言决定了国家的现实意识。《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是一部打破个人思维模式、追寻民族失落历史、探求家国意识逻辑的挑战读者智识边界之书。作者郑子宁以共时的现代汉语方言为经，横观汉语方言与民族文化遗产的现实全景，发散式阐明了凝聚于其中的文化偏见；以历时的古代汉语嬗变为纬，纵览中国语言与传统的历史面貌，系统性揭示了遮蔽于其下的文化记忆。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把汉语普通话、拼音、方言、古汉语、姓名、称谓、外语习得等几乎所有语言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融会贯通。

刘白羽的上海情缘

陆正伟



▲ 1995 年，刘白羽（左）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并赠他《刘白羽文集》。

▶ 刘白羽在上海出版的第一本书《草原上》和最后一本书《凝思集》。

◀ 刘白羽写给本文作者的字幅“春城无处不飞花”。

我书房的墙上挂着著名作家刘白羽先生生前赐我的墨宝，上书“春城无处不飞花”，这是白羽先生摘录唐代诗人韩翃《寒食》中的名句。从他那苍劲有力的笔锋中不难看出他对上海的爱。这种爱不仅是因为看到了上海的新变化由感而发，更多的是因为对他来说在上海有胜似亲情的友情。

第一部小说集  
在上海问世

认识刘白羽是从读他的散文开始的，无论是结构严谨、文笔清晰的《心灵的历程》（三卷本），还是气势恢宏、婉转抒情的《长江三日》，都是我推崇备至的；至于收入语文课本的《长江三日》一文中那放怀赞美祖国锦绣山河的文字“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突然深灰色石岩从高空垂直而下浸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更是被我读得滚瓜烂熟。

但真正见到刘白羽本人是 1984 年 5 月的事。那天，市文联抽调部分工作人员为赴日本东京出席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的中国作家代表团送行，我有幸忝列其中。代表团团长巴金因另有会议已先期离开上海，由副团长刘白羽率柯灵、杜宣、黄秋耘、黄庆云

等从上海出境。在虹桥机场，我初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刘白羽，只见他身材笔挺，穿着一套呢中山装，外套灰哔叽呢风衣，手提黑色公文包，利落、整齐的装束彰显出一种军人特有的严谨、沉稳的气质。从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刻下的风霜，仍能清晰地看到当年的勃勃英气。

随团同行的工作人员徐铃对我谈起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初见刘白羽时的情景。上世纪 50 年代初，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刘白羽随志愿军来到朝鲜。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前沿阵地，与作家华山（《鸡毛信》作者）和翟强一起骑着战马在警卫班的护送下来到徐铃所在的 20 军。刘白羽和志愿军官兵们促膝谈心，采访战斗英雄杨根思，还专门为 20 军的全体文艺工作者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报告，他那引经据典、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给徐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5 年秋，巴金的住院牵动了刘白羽的心，他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翌日便是巴金 91 岁的华诞，小小的病室已早早地摆满了祝贺的鲜花，给洁净的病房增添了不少喜气。那天，巴金午睡过后坐在轮椅上等候刘白羽，没过一会，刘白羽拄着手杖缓缓地走进病房，他坐在巴金身边就像 60 年前与巴金初

次见面时一样。接着，他从一只硕大的包里取出一套刚出版的精装《刘白羽文集》（10 卷本），打开还散发着油墨香味已经签过名的第一卷对巴金说：“这次来上海一是向您祝寿，二是我这位不合格的学生来向您交卷啦！”巴金面对着这部刘白羽在漫漫 60 年中用心血创作的作品微微点了点头。刘白羽对巴金说：“前几年在病中跌了三跤，其中两次摔伤了头部，现在一用脑子就疼痛不已，一个字也写不了，是医生鼓励我继续写，我才慢慢重新拿起笔。”接着笑了笑又说：“现在我每天能写 500 个字，计划再写最后一部长篇！”巴金听后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刘白羽说：“你已经不错了，我现在写不了了。”看着曾向自己伸出过援手的巴老如今被病魔折磨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刘白羽心里异常酸楚，他不会忘记 60 年前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草原上》就是在巴金的关心和帮助下在上海问世的，从此，他便踏上了文学之路。在刘白羽心中，永远怀着对巴金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把最后一部小说的“尾”结在上海

回到北京后的刘白羽，每天通过电视收看天气预报，除了关

心北京还有就是牵挂着上海，怕天气的变化对巴金的身体有所影响。在病中快要完成最后一部小说《风风雨雨太平洋》时，他特意留出最后一章，打算把小说的“尾”结在上海。为了使小说能画上圆满的句号，他于 1999 年从北京 301 医院请假专程来到上海。

上海作协的叶辛特意把刘白羽安排在浦东东海饭店下榻。可能是浦东突飞猛进的发展激发了刘白羽的创作热情，一有空他就坐在浦东的滨江大道上看浦西，或者从浦西的外滩遥望浦东，还不时坐车到当年搞地下工作时居住过的南市老城转悠，寻访逝去的旧梦。

我知道刘白羽不仅爱大海，爱长江，同样也爱着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所以，每次他来上海，在黄浦江畔浏览的“节目”是不能缺的。那天，我陪着他来到浦东国际会议中心西半球中的亚洲厅，只见他进门后径直朝通透透明的玻璃墙走去，扶栏眺望，外面晴空如洗，江面上游轮、货船、汽艇穿梭不停，在外滩万国建筑的衬托下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木刻版画”。刘白羽站在窗前凝视良久。我想，眼前的景象对一位目睹过外国列强的炮舰在江上横行的见证者来说，定会有别样的感触。

（下转第二版）